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一

戶一

上神宗　司馬光

乞復義倉以備凶歲上哲宗　上官均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上哲宗　蘇軾

論積欠宜寬上哲宗　蘇軾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一

論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論積貯　賈誼

漢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誼上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論貴粟　　晁錯

漢文帝特上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賊盜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

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

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律法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

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二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限民名田　　董仲舒

漢武帝時上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
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陌貧
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聚人議　　　　　　　　　　　陳　靖

宋太宗時上

臣伏以天生烝民爲國之本地生百穀爲民之財國
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
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爲要道夫先王之聚民
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

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輟家無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為先人聚則野無閒田家無乏之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僞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與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饑寒富豪者不使之兼拜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

無苛斂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
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
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為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
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
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
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
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剋或施之以寬平或用於國
而資於民或利當世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
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
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

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
路於漢劉剗訛根於晉石鼇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
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
盈則邈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不少餒凍之色
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
以謂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
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
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
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
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

歷代以後民籍亦不盡隸於天府矣

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姻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頹洎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有

司一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皆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而始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

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悌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體爲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

因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畎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倘若陛下不遺葑菲特賜施行即乞據令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爲隣五隣爲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爲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

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退循虛昧無裨盛明

乞從京東西起首勸課　陳靖

宋太宗時上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

之流金爍石堯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
道也臣往歲輙進淳化中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遠
自黃帝已還歷叙鄉井農田之損益近自聖朝而上
備論勸課圖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
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
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旨揮尋到古本版
籍去歲伏奉勑命差往荆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
乞容臣廻日別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
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
總萬幾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欲萬邦咸

亭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覩金口宣示曰稼穡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爲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元則鹽鐵榷酤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力尚方製造農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王遠矣臣由是晝忖夜度採古論今或得之於方策之間或取之於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除淮海江浙荆湖隴蜀河東以外郡邑各在遠處或

廢武開假使勸課必行卽日未見其利又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逮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旣有坐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僞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斂無所不行矣惰農廢業者則游手日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民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阜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其弊鼎其利非

孝平時王莽用事所報墾田安僞太半芣不足證

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切見漢武帝之日曾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孰事於外能爲代田勠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平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戶足國用充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擇吏藏事於當時矧陛下睿哲文明超邁舜禹若當才遴柬責成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淸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爲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

書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撫民役衆者一人爲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兩路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一家別無矛盾或殿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銜命出入所見抛荒田疇或倚枕溝渠或比隣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可以致民室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得緣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稅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戶歸業即須申報所由前耕

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
稅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於租賦之資
況民戶所致捕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
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爲其事尋爲鄉
里知覺即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兼之種
木計其所直至甚微沽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
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許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
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雖欲歸
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
遂逐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

人困患必思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遏流蕩於隄防化災殃於福祐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臣性顓蒙志甚堅確臣子事無巨細動必期成儻陛下果納愚言庶集其事更或朝行之內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屛得以待罪願備趨過之用以贊千秋之謀又若陛下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所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

無倦仍據逐戶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蕃雞彘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産以可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爲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

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為買糴糧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伯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直據官中合要斛斗依逐處時估分支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旨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覩新戶蒙此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

國家之軍需臣固不敢幸此非功以爲勸績抑其閒
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
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行此勸課輒便用意無端或
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紊典
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甘心於條貫
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
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候此地事如有成即彼處
亦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
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爲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
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

之跡欲爲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忿嫉臣者多
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紊聰明伏願陛下垂白
日而照丹心保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
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徵臣
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殛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
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況臣此際必已
衰羸兼慮前程買躓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
賜臣優閑于百越之間假二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
於丘首鳥巢不遠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
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殿最官

吏剏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訛定差徭賦税之等差酌儲積蓄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否采羣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茍違斯言寧逃自孽

論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給田土　富弼

宋神宗時上

臣昨在汝州切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

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本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口數給與田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内只有給田一項違着朝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及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卹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且奏聞尋准中書劄字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盡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

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沿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及當今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逐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𨚫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住唐鄧蔡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攜幼纍纍滿道其饑之色所不忍見亦有病而死隨即埋於

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而問得者多是鎮趙
邢洛磁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
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洛磁相之人又
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
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之家臣逐隊徧
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
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壞家產只爲災傷物
貴存濟不得憂慮餓殺老小所以須至趂斛斗賤處
逃命又問得其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
暫來逐熟後彼中無災傷斛斗稍賤即却歸者亦有

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亦有無准備望空
來者大約稍有准備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
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斗賤處便去甚切間有人聞
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盡是其人只以傳聞
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只却有車乘行李次第頗多
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
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
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五七十人其
小車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
鄉里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

出搭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等人戶也今既是貧窘之家决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子細說諭云朝廷恐你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歸得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人簿尉幕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省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諂佞不肯說盡災

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不實者萬不係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剩占無稅地土並有心力願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之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趁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救卹得及

民事中論墾田　　葉適

宋孝宗時

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强田墾稅增役衆兵强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秉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之州縣

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百十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後不衆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內外之事因衆

此何恠
根也

多巳戌之民卒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鶩鈍不才者且爲俘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

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縣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戸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戸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者十年之後將何以教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

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摶取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令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上地之廣者伏藏狐兎平野而居狼虎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奸

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烝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生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民事下論井田

葉適

宋孝宗時上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悉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彊斂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

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强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

而後諸侯亡封建絶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太陂長堰因山爲源鍾涸流潦視時决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即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絶滅尚不可

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願從而効之亦咨嗟嘆惜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

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羸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耳廼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

以彼壞富人爲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牟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論井田

鄭介夫

元成宗時上

隆古無豪霸之名自秦廢井田而兼并起於是強者日富弱者日貧豪霸日興始不可遏蓋強必陵弱富必欺貧貧弱不能與競遂歸心服命於富強之家理勢然耳聖朝開國以來軫卹民憂禁治豪霸制令甚嚴終莫能少戢其風今上而府縣下而鄉都隨處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則一蜂起水湧誅之不可勝誅雖有智者莫知之何愚嘗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無已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強者力多能兼衆人之利以為富而無力者

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於轉徙流蕩先王授田使貧富强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鴆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雖欲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規則寖弛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乃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然猶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爲業耳迄于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

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劵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劵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可復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萃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時去古未遠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時孔光

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不便於已遂寢其行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蹙爲今之計豪强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爲定制每一家無論門閥貴賤人口多寡並以田十頃爲則有十頃以上至于千頃者聽令分析或與兄弟子姪姻黨或立契與賣外人但存十頃而止或敗亡而所存不及十頃者亦聽十頃以下至于一畝者許令增買亦至十頃而止寬以五年爲限如過限

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頃外並沒入官然官不歸於公仍將沒官田召貴與貧民所得田價一半輸官一半給主彼富者亦甘心而無辭不出十數年而豪强不治而自無矣此法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使周公復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觀布滿天下田業過於巨室卒未能如會昌之併省廢毀而僧道恃無差發因而廣置田宅侵奪民役爲禍不小亦宜立限分爲三等大寺觀不得過十頃中止五頃下存二頃有過制者依上沒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良法美意無加於此以數千年未

全之規一旦復見於今日豈非超古之事業太平之
盛觀歟惟慮左右之臣如丁傅等恐防於己百端阻
當有不得行焉必須斷以決之不間於讒執而守之
克底于終而後有所成也惟聖朝其嘉納焉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陸　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
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
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
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

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

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間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内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

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細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埽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甿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

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煩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陳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擿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錢穀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餝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囤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

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賫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敺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

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蹤跡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綠棼絲重傷宿瘠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

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刓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

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剩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顧之目換科配

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獲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顧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

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
德訖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
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
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
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
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甲兵而煩暴之取轉加
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
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
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
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愁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愼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損

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

渝前旨今但滌除流弊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
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
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
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
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目過則
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
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
尤甚給用不克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
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
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

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陸贄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
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
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
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
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
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
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泉貨之法以節輕重之
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
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

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是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

惟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産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

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
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
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
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
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
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
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
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
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

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巳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一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

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猶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餼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係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其官月給俸絹若干疋其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

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司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須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實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

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
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
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
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
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
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榷酒
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
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
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
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

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者
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
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悉
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
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
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
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
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
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
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

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
安得不乏乎臣謂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
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
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
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
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
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
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
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
盍徹乎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遑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

其未也又敎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寄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是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户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
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
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
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
異驅之轉徙敎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
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
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綱法之所勸則人興僞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苟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㡯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畬反蕪人利

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丐萊有益煩勞無增
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
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令或重困疲
羸力求附益摽骨瀝髓竭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
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
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令或
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
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慼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
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
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
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
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
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
理豈不剌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
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
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
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徃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

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勘責穡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

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論稅期限迫促　陸贄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材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

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數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復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

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論兼併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陸　贄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

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惏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甿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畆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授田不得過於百畆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滛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
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畆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强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絶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
內每田一畆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畆至一石
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

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格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
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
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
夜孜孜志求致理徃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
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
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
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贄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内無餧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

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
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維以衡術魏用平糴之
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
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載肯建積穀備
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
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
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

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昬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
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
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之則求取息利人大乏之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穫始畢糇糧已空執契
擔囊行復代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鄽里或緇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彼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
者有司奏請税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勑令貯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税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録

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須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内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共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

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
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若遣
使宣命本緣䘏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䘏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絶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困其
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
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䘏鄰道也行道有福
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
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
饑乞糴於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

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强晉國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能䘏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攻儽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斃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狷

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乞賑濟河北饑民　　田錫

宋真宗時上

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爲覇州乾寧軍兆傷人

戶等自二十六日至今又據莫州奏饑死一十六口
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
度及減斗斛價賑糶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
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
百姓饑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爕陰陽啟
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則是宰相孤負陛
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略降德音下饑
餓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
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未足即日無可給貸
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

無怍待罪何爲良相須有方略乃良耳

令餓殺人如此此所謂馬用彼相令陛下可將此事以理道略面責宰臣以下觀其何辭以對視其有無怍色有無憂色待三日而後或旬浹以來不上表待罪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何良相之爲乎既非良相而猶用之則是陛下不以百姓心爲心也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難圖也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其實退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豈唯太平之末能致其憂患不獨在邊防而叛亂在
內地也此此是陛下纘嗣先帝萬世基業之急務也所
急之務莫先於此惟聖聰睿鑒詳徵臣之言陸贄云
貪因循者終有大患今若因循不早爲謀則慮大患
至矣今臣所奏且可先降德音以禹湯責躬之意以
謝天以堯舜至仁之心以待下使饑餓地分知陛下
憂恤之心也臣職在深嚴目有聞見不敢不奏

論水旱之本重歛宜戒　范鎮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爲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

軍儲倉廩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耳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歛有司之重歛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蝗蝻之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為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

陛下也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初履畝冬蝝生說者以謂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陜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繁重近年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司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掊刻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所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平者止於民之足

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如何耳

乞選河北監司賑濟饑民　司馬光

宋神宗時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粳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切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僅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

之歸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攜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旣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饑死如前年許潁二州是也今來苗旣傷於旱蝗日益滋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不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

里捨其親戚弃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為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蝗蝻則饑饉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為奸蠹弊百出民摶手計窮無以為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

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
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
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
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
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
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
後多方那融斛斗合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
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
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約矣若富室有蓄
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

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切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

乞復義倉以備凶歲　上官均

宋哲宗時上

臣聞賊盜之多常起於凶歲凶歲不足常生於無備備災䘏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熙寧十年

隋唐之舊典置義倉令人戶於正稅斛斗一石別納
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蓄所斂至
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於民斂之少則民易
以輸聚之多則上足以施予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
散之於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於治
平之世已試之効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
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為擾民則所出纔二十分
之一若慮他用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水旱不常饑
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强取與
其施之於倉卒不若備之無事令平糴之法既已修

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貯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於村鎮有巡檢[illegible]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斂散其餘條例令有司更[illegible]詳定以備饑歲誠非小補

乞預備來年救饑之術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賣常平官無大失

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
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
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
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
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
朝廷知之始救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
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
而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
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
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

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斗斛米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

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絶如此洪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賙救之本不計較費多少而臣愚曾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斗至八九十自今年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

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
七月初斗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
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如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
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
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典賣
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下本已重
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困實倍去
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披教臣密令季孫沿路
體訪季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大
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

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猶堪炒喫青稃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州米二十三萬石今來已糴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糴買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糴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若來歲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

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綺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糴過常平米見在數絕少熙寧之憂凛凛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㪷一百五十餘萬石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

覷人夘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雖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具逐司擘劃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踴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年已是立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

揮

貼黃臣聞之道路間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强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令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萬一有之不可不預慮也

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受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

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
救濟其饑貧況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
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饑
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
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
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
聞不至流亡兼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
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
四月間先奏雨水調勻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饑
莩載塗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豈

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君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論積欠宜寛　　蘇軾

宋哲宗時上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旣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兹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廪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切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寛政無他

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簞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因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

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所謂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吞食者則胥

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
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攝自甲及乙自
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限到官或三五限得一
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
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
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
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
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
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
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城市房郭所以日

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被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並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

歷日就窮歲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致虧欠兩稅
失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
皆然矣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憂
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
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
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
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
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
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
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伍

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内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揮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

明詔大臣早賜與决行下

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一終